大易擇言

二

石澗俞氏曰坤順乾之健故其占亦為元亨牝地馬
羣每十牝隨一牡而行不入他羣是為牝馬之貞
坤道以陰從陽其貞如牝馬之從牡則利故曰利
牝馬之貞有攸往謂有所行也坤從乾而行先乎
乾則迷而失道後乎乾則得乾為主而利故曰君
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鄭氏孩如曰坤道從乾乾為坤之主故先則迷而後
則得其所主西南得朋者率類以從陽以人事君

之道也東北喪朋者絶類以從陽渙羣朋亡之道也此皆陰道之正而能安之所以得吉也

愚案坤順乾之健俞氏一語甚明蓋健順乃乾坤各得之本體不容假借彖辭利牝馬之貞正言順之至耳非謂坤有時而健也故凡言順健者俱不録

辯正

紫陽朱子曰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程子曰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言為據集解註疏及項氏俞氏利字皆自作一句屬上文考易中向无此例亦難遽從　折中謂應屬下兩句讀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正義　蜀才范氏曰德合无疆天有无疆之德而坤合之也

衡水孔氏曰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云資生乃順承天者乾是剛健能統領于天坤是陰柔以和順承奉于天以其廣厚故能載物有此生長之德合會无疆凡言无疆有二義一是廣博无疆二是長久无疆也自此已上論坤元之德也包含宏厚光著盛大故品類之物皆得亨通此二句釋亨也牝馬以其柔順故云地類以柔順為體故行地无疆不復窮已

此二句釋利貞故上文云利牝馬之貞是也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者重釋利貞之義是君子之所行
兼釋前文君子有攸往也先迷失道者以陰在物
之先失其為陰之道後順得常者以陰在物之後
陽唱而陰和是後順得常乃與類行者以陰而造
坤位是乃與類行此句用卦位之說乃終有慶者以陰而
詣陽初雖離羣乃終久有慶善也安謂安靜貞謂
貞正地體安靜而貞正人若靜而能正即得其吉

遂○又曰彖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

廣平游氏曰其静也翕故曰含宏含言无所不容宏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紫陽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平菴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

建安邱氏曰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其道從乾而動則順而得其常

秋山王氏曰馬而非牝則不順而非地之類牝而非馬則不能配乾而行地无疆此坤之柔順利貞也

故君子行坤之道者先乎陽則迷而失後乎陽則

順而得以陰從陰猶與類行以陰從陽然後有慶
金氏汝白曰喪朋猶泰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則有
得主之慶
何氏元子曰以陰抗陽故迷而失道以陰順陽故得
所主而不失其常蓋陽爲主陰承之此天地不易
之常理也得朋者合羣陰以從陽後代終也喪朋
者斂羣陰以避陽先无成也
厚菴李氏曰陰非能先陽離陽自行則爲先矣陰既

程傳誤解君子攸行故云此句本連下面緣他趂
押韻後故說在此然本義又云君子攸行人之所
行如坤之德也此說與程傳无異未可從梅邊熊
氏曰君子攸行合聯下文先迷之上不必以韻為
拘甚是
通論
伊川程子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
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
嚴如此

能成生物之功是也有慶正於東北見之今朱子
謂反之西南合于卦位而經則否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正義 伊川程子曰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萬
物
辨正 愚案物之薄弱者不可以勢言大象以地勢言坤見
其厚也然厚于勢見而順不于勢見王輔嗣謂地
形不順其勢順于理殊為不合且形與勢有以異

初六始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厚菴李氏曰天地者萬物之源也然天統神地統形則有陽明陰濁之分焉在人則神者心也形者體也心通極于性而體交引乎物則是化物之端自體始也故心為主則形為神役而萬善以生體為主則神反為形役而衆惡以起惟聖賢者心常為主而百體從令焉則人欲皆化為天理如渾然天德之流行而地以順承而與天合陰變為陽而以

大終矣孟子大體小體之義蓋出于此又推之人類則君子小人之內外消長自此分也君父臣子之否泰順逆自此辨也蓋皆自其不可相无之中而必謹其主役君民之分察其向背離合之情幾微之差則陰慝作而天命有所不行馴積之甚則陰道肆而天理或幾乎熄矣此六十四卦冒天下之道者其義悉自乾坤來也

愚案坤者順也陰以順陽為德則不宜自見矣坤之

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
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
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
中道也
沈氏守約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直也至靜而德方方
也含萬物而化光大也坤之道至簡也至靜也承
天而行順物而成初无假于修習也是以不習无
不利也

紫陽朱子曰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通論

厚齋馮氏曰乾六爻莫盛于五坤六爻莫盛于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坤卑各盡其道也

折中曰方者坤之德若直與大則乾德也六二得坤德之純方固其質矣而始曰直終曰大者蓋凡物之方

通論

平菴項氏曰乾主九五故於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于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坤德之美六二蓋全其坤德者地道光也猶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正義

山陽王氏曰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于陽應斯義者也不為事始須唱乃應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敢為首故曰或

從王事也不為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

伊川程子曰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

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

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

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

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

也本義謂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語太自然不及程傳為得爻義

進齋徐氏曰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

五之柔中即為臣道古之賢王以貴下賤君非无取于柔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无北面臣非无取于剛且大有之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將亦謂之臣道而非君道乎要之坤道人君用之則時憲之賢君也人臣用之則欽若之純臣也非一于臣者也此其義程子豈不知之惟執于爻位之見立言不无太過若其以黄裳為守中居下未嘗不是以能如是則吉不能如是則凶又豈非凡

卦凡爻之通義乎雙湖胡氏謂善觀者當益致其戒是也程傳仍入餘論

通論

平菴項氏曰陰以在下為正陽以在上為正故二五皆中而乾之天德獨以屬五坤之地道獨以屬二下非陽之位故乾之九二為在下而有陽德者上非陰之位故坤之六五為在上而秉陰德者黄者地之色裳者下之服文者坤之象皆屬陰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

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后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媧武蓋為當時臨朝之女主而言故朱子以為立論教人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文在中而見于外也

谷氏拙侯曰中具于内曰黄中中見于外曰黄裳文在中乃闇然之章不顯之文也即美在其中意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正義　林氏黄中曰主陽而言戰故曰龍主陰而言傷故曰血

紫陽朱子曰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雲峯胡氏曰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

石澗俞氏曰在外卦之外故言野

愚案文言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則是龍之稱為目陽无疑臨川王氏謂陰盛而與陽俱稱龍非也

通論

東谷鄭氏曰剥之極稱碩果坤之極稱龍明是理未嘗息也剥則上九獨存故不食坤則陽去其位而

反故未免于戰

雲峰胡氏曰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于野之禍于其始

曰龍戰于野者著堅冰之至于其終也

餘論 厚齋馮氏曰言龍則知陽不可抗抗則陰必伐之戒

陰也言戰則知陰不可極極則與陽戰矣戒陽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陰盛至于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用六利永貞

正義紫陽朱子曰用六言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

隆山李氏曰利永貞者慮其侵陽而欲其永守牝馬之貞以保其柔順之利也

存疑紫陽朱子曰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葢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云

後天而不可先天也

草廬吳氏曰坤體中含乾陽如人肺藏之藏氣故曰至柔然其氣機方動而闢之時乾陽之氣直上而出莫能禦之故曰剛即六二爻辭所謂直也乾運轉不已而坤體隤然不動故曰至靜然其生物之德普徧四周无處欠缺故曰方方即六二爻辭所謂方也方字惟吳氏得解

石澗俞氏曰坤道之常蓋當處後不可攙先也攙先

則失坤道之常矣惟處乾之後順乾而行則得其所主而不失坤道之常也○又曰至柔而動也剛申德合无疆之義至靜而德方釋貞義後得主而有常後順得常之謂含萬物而化光即含宏光大品物咸亨之謂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即乃順承天之謂

愚案至柔至靜者坤之本體也得乎乾而剛方見焉得主即得乾也後得主所謂柔也靜也以是為常

或問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朱子曰靜无形方有體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于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于後

微知著之理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何所不至懲治遏絶正要人著力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

而自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
利孰為疑乎
又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合内外之道也敬義夾持
直上達天德自此
龜山楊氏曰盡其誠心而无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
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所主
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
紫陽朱子曰此以學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

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于習

又曰敬以養其心无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

又曰文言將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敬而无義則作事必錯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敬義立方不孤

敬軒薛氏曰敬以直內涵養未發之中義以方外省

察中節之和

又曰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于此

餘論

上蔡謝氏曰釋氏所以不如吾儒无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窮理釋氏却以理為障礙然不可謂釋氏无見處但見了不肯就理案信如上蔡之云釋氏竟可謂之敬以直內矣恐終被其瞞過也當辨之

紫陽朱子曰有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

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
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
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案此說勝解爻辭者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
事業美之至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于理居
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
紫陽朱子曰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雖在

固天理有一毫之未純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為黄中也涵養熟矣操守固矣天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達脉絡未貫則是藴于内者雖有中和渾厚之美而无融暢貫通之妙未得為通理也必黄中而通理暢于四支發于事業而後為美之至

雲峰胡氏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朱子嘗謂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大抵敬以直内則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是即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三

上元程廷祚撰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正義 紫陽朱子曰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

艱屯故云難生又動于險中為艱屯之義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于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

雲下雷之卦名為屯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正義 伊川程子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

紫陽朱子曰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

辨正

東萊呂氏曰說者謂初以剛居屯難之世恐其鋭于進故戒之以磐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驟此正所謂自勝之强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磐桓孰謂以剛為戒也

通論

漢上朱氏曰動乎險中者非善下不能得衆非剛强不能濟弱故屯卦之用在此一爻

語類問利建侯朱子曰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

義初九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餘論

山陽王氏曰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可以進故磐桓也處此時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貞建侯乎夫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宏正在謙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爻備斯義宜其得民也

本象稱良馬他馬皆陰也或謂乘馬班如當連下句讀為指九五而言者

然與此說又不合

存疑

山陽王氏曰寇謂初也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志在于五不從于初故曰女子貞不字也

伊川程子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于初剛故屯難邅回○又曰二逼近于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

正義　雲峰胡氏曰柔乘剛非常也十年乃字則應乎剛而反常也

辨正　愚案經言乘剛者五其四屬震（屯六二豫六五噬嗑六二震六二）解者謂陰爻為陽爻所逼非也夫剛為天德乘而上之則與之相背故多凶咎觀夬之柔乘五剛為以賤加貴之象則其義可識矣又案震為陽之初起其義最重故乘剛多于震發之至此卦處乾坤之始爻初九體震而為百八十六陽爻之首（除乾卦）剛

之大无踰于此六二以陰柔乘而上之顯然與剛德相背此豈可動之道乎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夫柔與剛逆非道之常故又言反其常道而後可動以申釋十年乃字之義剛者卦之所尊動者道之所慎全易之用定于此矣舊說于乘剛多失其解故辨之于此凡易中乘剛皆作此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三以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

不中正則妄動惟貪于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紫陽朱子曰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往吉无不利而孔子曰求而往明也孔明之于先主其幾是乎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四才不足以濟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此往字亦作之外説而義不切）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

紫陽朱子曰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于己故其占為下求婚

媾則吉也此以往為下而從初

象曰求而往明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正義紫陽朱子曰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

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鶴山魏氏曰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五處險中不利有所作為但可小事不可大事曰小貞吉大貞凶猶書所謂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者

愚案膏澤坎體所具以時際艱難未能遠施若建國之初用度不足開創之始利益未興之類五之屯

君之屯也

谷氏拙侯曰施字當澤字澤屯而不施即未光非謂

得施而但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

援居則不安動無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

戹之甚至于泣血漣如屯之極也

石門梁氏曰屯之極乃亨之時也而上六陰柔无應

中孚之上九皆戒之之意若否之上九則幸之之
辭也
泉峰龔氏曰屯卦六爻皆有屯難未通之意初磐桓
見難而不輕進者也三即鹿无虞犯難而妄進者
也二四乘馬班如處屯之中欲進而未能者也上
乘馬泣血處屯之極欲進而无所之者也九五屯
其膏為膏澤不下于民所施之屯者也初二三四
上之屯在下之屯也九五之屯在上之屯也在下

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而爲亨義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爲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巽順于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

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于童蒙乃童蒙來求于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紫陽朱子曰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

雲峰胡氏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于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山下有險内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

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剛明之賢處于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于五蓋五之志應于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

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

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

自不正他日何由會有聖功

雲峰胡氏曰程傳云亨道即時中也本義謂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蓋蒙豈无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本義謂如下文所指之事蓋謂志未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宜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

石澗俞氏曰聖者无所不通之謂童蒙之時便當以

正道涵養其正性是乃作聖之功也古之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童蒙之時情竇未開天真未散粹然一出于正所謂赤子之心是也涵養正性全在童蒙之時若童蒙之時无所養而失其正則他日欲望其作聖不可得矣

次崖林氏曰養蒙發蒙原非二事對前日之蒙言則曰發對後日之作聖言則曰養利貞之語實蒙上

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

草廬吳氏曰泉之初出潛伏山下未達于外不汚不滑亦猶人之童穉良知良能蘊蓄于內未爲外誘所汚滑者故山下出泉之卦名爲蒙也

虛齋蔡氏曰果行育德是內外動靜交相養之道養蒙之道不外乎此

通論

馮氏曰蒙與蠱上卦皆山故皆曰育德其下卦爲泉

則曰果行為風則曰振民觀此則知字字有歸著

而用卦之吉可識矣坎水也而不為水者四卦初

出山下者為泉蒙也氣在天上者為雲需也其遇

雷者亦為雲屯也或為雨解也

餘論

沈氏守約曰泉遇險而止未有所之須智者決而注

之于江海不然派而為溝為洫矣人之蒙穉未知

所適須明者發而正之于大道不然放而為邪為

僻矣在慎其道之者耳是以有求師之義也

矣當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懲其小而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道也

伊川程子曰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之之道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又曰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此以桎梏爲取象則是）桎梏謂拘束也○又曰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耻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

也

平菴項氏曰刑之于小所以脱之于大此聖人用刑之本心也所以正法非所以致刑也至其極也用師擊之猶為禦而不寇蓋聖人之于蒙哀矜之意常多此九二之包蒙所以為一卦之主也與

愚案以正法者言治蒙之道亦不過正人道之法程而已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者治蒙只在陽爻而九二為治蒙之主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以陽居于內卦接待羣陰是剛柔相接故克幹家事也

伊川程子曰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正義 紫陽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為者

辨正

折中曰金夫本義不黏爻象程傳以為九二然九二發蒙之主若三能從之正合象辭童蒙求我之義不應

謂之不順

愚案六三柔暗陷溺深錮見金夫不有躬奪于外誘而喪其正理之象也朱子謂金夫不必解作剛夫良然

通論

汴水趙氏曰人致蒙者多端故亨蒙非一術有不被教育而蒙者初是也有不能問學而蒙者四是也有性質未開而蒙者五是也如三則自我致蒙聖人戒之曰勿用取女或發之或擊之教亦多術勿

取非絶之不屑之教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于經意尤親切

梅邊熊氏曰蒙小象凡三順字只是一般不必以不順為不慎蓋六三所行不順故勿用取之

六四困蒙吝

正義 山陽王氏曰獨遠于陽處兩陰之中闇莫之發故曰

正義 吳郡陸氏曰六五陰爻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

伊川程子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于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于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于己也

東谷鄭氏曰童蒙非冥然无知之謂如赤子之心特蒙覆于其中而未發爾

紫陽朱子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于

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

如是優于天下矣

雙湖胡氏曰順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紫陽朱子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

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扞其外誘

以全其真純則雖過于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慈湖楊氏曰擊其蒙治之雖甚不過禦其為寇者而已去其悖道之心而已擊之至于太甚而我反失乎道是擊之者又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也

通論

草廬吳氏曰二剛皆治蒙者九二剛而得中其于蒙也能包之治之以寬也上九剛極不中其于蒙也